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四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

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

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

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

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吴二
歲而吴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
用以報吴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
備利吴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
夫吴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
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吴
吴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

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不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

因讒子胥曰伍員貎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

年句踐名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

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圍之三年吴師敗越遂復棲吴王於姑蘇之山吴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吴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吴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

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

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

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汝陰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

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

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龎徐廣曰一作龍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揺佐諸侯平秦

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

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

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

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毋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貴人驚告

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内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

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

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

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集解卷四十一

史記集解卷四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説河

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也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氏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畴歷莘也竟國

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

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

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

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黄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

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

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太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遂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

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齊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

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德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頽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頽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頽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頽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名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

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草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賈逵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叔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禄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瑕逐羣公

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

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

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

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可求乎卒去晉聞楚之

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上望

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元年鄦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

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立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

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

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

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曰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

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胄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已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皡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

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

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強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

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

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

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

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

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

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

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

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邱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繚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邱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

曰在陽城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君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

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集解卷四十二

史記集解卷四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

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臯狼生衡父衡父生

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

驊騮緑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廵狩見西王母

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

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

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

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

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

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

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得以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

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
小人哉程嬰昔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
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
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
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
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
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

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侯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

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

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

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

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

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

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

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

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宫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

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晩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悦大夫請皐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歳有效

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懐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内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胎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爭長於黄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

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

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徐廣曰一作雒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

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頤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

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晋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晋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晋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晋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

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子

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

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

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内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

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

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

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

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説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畜牛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内史賜相國衣二

襲（單複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

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里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救之石阿十二年秦

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

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泰山有桑丘縣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

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

聞燕亂遥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過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宫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内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

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瞑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

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

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

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議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

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

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

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幷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

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廣曰戰國策作紹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

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絶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徐廣曰華一作爽鴟一作鴻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徐廣曰在常山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

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宫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幷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覘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

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倖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

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乆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

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

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蔡母邃曰鷇爵子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

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

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

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

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

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槐柔一作平柔反巠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廩

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沾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王再之衞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

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趍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

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觧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宫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

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

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

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

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

乎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徐廣曰廥廄之名音膾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

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

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滑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城柏

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拔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

鄲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史記集解卷四十三